

# 现代汉语名词短语结构研究述评

○ 郑伟娜

(五邑大学 文学院, 广东 江门 529020)

**[摘要]** 在生成语法学界,名词短语的分析经历了从NP分析到DP分析的过程。而由于汉语区别于印欧语的种种特点,使得汉语的分析多多少少与印欧语有所差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汉语名词短语的结构经历了从简到繁(从[NP]到[DP[NumP[CLP[NP]]]])、从单一结构到多个结构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学者们一方面是更加重视结构对语言事实的解释力,另一方面则是更加注重结构构拟的理据性。而随着新的结构被提出,一些新的问题也渐渐冒出,指导着结构的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 名词短语; 结构; NP; DP

**[中图分类号]**H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10(2016)05-0126-10

**doi:**10.3969/j. issn 1672-8610.2017.01.016

## 一、现代汉语名词短语结构研究的源起

### (一)名词短语结构分析的理论基础

相对于动词短语的研究,生成语法学界对名词短语的结构分析显得较为薄弱,且争议性较大。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英语名词短语通常被分析为NP结构——[NP[<sub>spec</sub>] [N' [N] [comp] ]],我们将之称为“NP分析法”。具体来说,名词占据NP的中心语位置N,冠词the/a、指示代词this/that等占据NP的指示语位置(specifier),而补足语位置(complement)则由某些介词结构占领,如“lack of money”中的“of money”便在该位置上。

然而,“NP分析法”在分析动名词短语(gerundive)上遭遇了困难。以(1a)为例,传

统的“NP分析法”将之分析成(1b)。

(1)a. John's building a spaceship

b. [NP John's [VP building [NP a spaceship]]]

NP“John's”和VP“building a spaceship”组合成一个NP,而不是VP,这有违一般的生成语法规则。<sup>①</sup>为了解决这个问题,Abney(1987)提出名词短语是以限定词(determiner)为中心成分的限定词短语DP,而不是NP,这就是“DP假说”(Determiner Phrase Hypothesis)。根据DP假说,“John's building a spaceship”投射为一个DP,其结构如(2)所示。

(2)[DP John's [NP build-ing [VP build a spaceship] ]]

DP假说有实践和理论上的优势:一是能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现代汉语名词短语(DP)的内部构造”(12JJD740008)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郑伟娜,五邑大学文学院讲师,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研究方向:现代汉语语法、形式句法学、方言。

避免上述动名词短语所带来的问题;二是能广泛运用于其他各类名词短语的分析中,例如:[<sub>DP</sub> John's [<sub>D'</sub> AGR [<sub>NP</sub> book]]], [<sub>DP</sub> John's [<sub>D'</sub> every [<sub>NP</sub> moment ]]], [<sub>DP</sub> the [<sub>NP</sub> book]],等等;三是解释了名词短语与句子之间的诸多平行性,包括分布特征、约束(binding)特征和控制(control)特征上的相似性(参见 Abney, 1987: 23—25);四是 IP、CP 等功能语类的广泛使用给了 DP 假说理论上的支持。

继 Abney(1987)之后,DP 假说得到广泛的运用,以 Longobardi 为代表的学者更是提出了“DP 论元说”,指出名词及名词短语只有投射成 DP 才能充当动词论元。而以 Chierchia 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并非所有语言的名词都需要带上限定词、投射成 DP 才能充当论元;有一部分语言(例如汉语)的名词本身是表指称的,所以只需要投射成 NP 便可以充当论元,这派观点可以称为“DP/NP 论元说”。

目前,无论是传统的 NP 分析,还是后来的 DP 论元说和 DP/NP 论元说都在不同的语言分析中得到一定的运用。而在分析汉语时,运用不同的理论,自然也会导致不同的分析结果。

## (二)现代汉语名词短语结构分析的事实基础

无论是 NP 结构、DP 假说还是 DP 论元说,都是在分析印欧语(尤其是英语)的基础上提出的。与印欧语相比,现代汉语名词短语有一些显著的特点,包括:一、没有冠词,虽然汉语有“这、那”等指示代词,但是却没有相当于英语“the”这样的典型冠词;二、没有“数”范畴,即使认为“一们”是汉语名词复数标记,也要承认其与典型数标记存在差异;三、有丰富的量词系统,汉语可数名词在计数

条件下都要带上与之相应的个体量词(sortal classifier),例如“三条狗”“两头牛”等,这在印欧语里是没有的。

这些性质的存在,使得现代汉语名词短语的分析无法照搬英语的分析,而必须基于汉语的事实基础。

## 二、汉语名词短语的基础结构构拟

基于不同的理论方法和不同的语言事实侧重点,学者们对现代汉语名词短语有不同的构拟。按照时间顺序,比较有代表性的四种基础结构<sup>②</sup>为:

(3)a. [<sub>NP</sub>] (Huang, 1982; Lin, 1997)

b. [<sub>DP</sub> [<sub>CLP</sub> [<sub>NP</sub> ]]] (Tang, 1990; Gil, 1994)

c. [<sub>DP</sub> [<sub>NumP</sub> [<sub>CLP</sub> [<sub>NP</sub> ]]]]] (Li, 1999; Simpson, 2005; Huang & Li & Li, 2008)

d. [<sub>CLP</sub> [<sub>NP</sub> ]]] (Cheng & Sybesma, 1999, 2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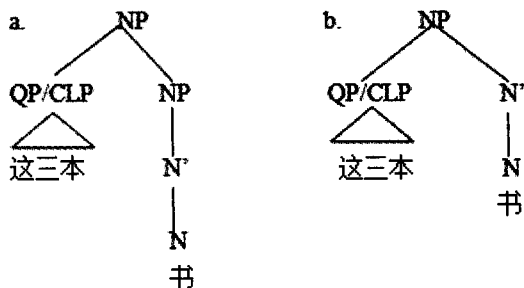
这四个结构中,最流行、影响最大的是(3c),本节将详细介绍这四种不同的结构,分析其构拟依据。

(一)[<sub>NP</sub>] (Huang, 1982; Lin, 1997)

[<sub>NP</sub>]结构是上述四个结构中唯一将指数名短语做中心语居后(head final)分析的,它将数量组合分析为名词的修饰语,比较接近于国内结构主义的分析传统。比如,丁声树(1961: 42)、朱德熙(1962: 140, 148)、赵元任(1979: 145)等都认为数词和量词构成一个数量短语,修饰其后名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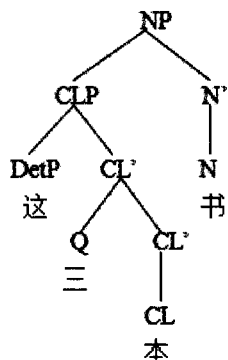
作为汉语生成语法研究的发端之作, Huang(1982)完成于“DP 假说”提出之前,他认为汉语名词短语投射为 NP,其中“指数量”成分投射成 QP/CLP,并合并于 NP 的附加语或者标示语位置,以“这三本书”为例:

(4)这三本书



Lin(1997)则完成于“DP 假说”提出之后,他认为由于汉语没有典型冠词,所以没有必要构拟 DP 层。Lin(1997)的名词短语结构可以看作是(1b)的细化,例如:

(5)这三本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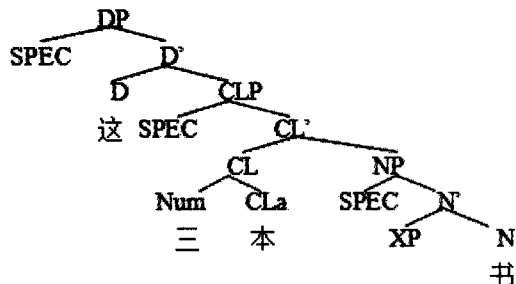
在该结构中, Lin 把 CLP 被看作词汇性投射,而非功能性投射,所以只能合并于 NP 的指示语位置上,而非作为 NP 的延伸层<sup>③</sup>。Lin(1997)指出,CLP 并非必要成分,在非计数条件下 CLP 不投射。

(二)  $[_{DP}[_{CLP}[_{NP}]]]$ <sup>④</sup> (Tang, 1990; Gil, 1994)

该结构最早由 Tang(1990)提出,其创见在于,将 CLP 设立为 NP 的延伸层,并将汉语名词短语分析为中心语居前(head initial)结构。Tang 的构拟特别突出 CLP 层,主要是考虑到现代汉语中量词的有关语言事实,包括:(1)指示代词和数词本身不能直接修饰名词,而必须与量词共现,语序为“指一数一量”;(2)名词之前只能出现一个量词;(3)量词与名词之间存在某种一致关系,即不同名词使用不同的量词。(Tang, 1990: 398 — 401)

Tang 认为,将 Dem、Num 和 CL 分析为 NP 的指示语或者附加语(如例(4)),无法解释以上语言事实。在批判和吸收 Abney(1987)观点的基础上,Tang 将汉语名词短语的基础结构构拟为:

(6)这三本书



(Tang, 1990: 403, ex(10), 稍作修改)

可以看出,指示代词位于 DP 的中心语位置上,并选择 CLP 作为其补足语;数词和量词组合成数量词,共同占据 CLP 的中心语位置,并选择 NP 作为其补足语。

对于数词和量词一同占据 CL 位置,Tang(1990)没有具体论证,Gil(1994)则给出了几个理由:一、Greenberg(1972)观察到,数词和量词之间不能插入其他成分;二、在许多语言中,数词和量词在语音上合成一个单元,暗示了量词可能以后缀的形式黏着在数词上;三、在某些语言(如日语中),数量组合能移出名词短语,漂浮到其他地方去,这也说明数量组合应该是单独的一个单元。

(三)  $[_{DP}[_{NumP}[_{CLP}[_{NP}]]]$  (Y. A. Li, 1997; Simpson, 2005 等)

$[_{DP}[_{NumP}[_{CLP}[_{NP}]]]$ 是在批判地继承 $[_{DP}[_{NumP}[_{CLP}[_{NP}]]]$ 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最早在 Tang(1990)中,该结构作为一个可能的结构被提出,而后经过 Li(1997)和 Simpson(2005)的补充和论证,在汉语形式语法学界得到最为广泛的运用。<sup>⑤</sup>

Simpson(2005)指出,作 $[_{DP}[_{NumP}[_{CLP}[_{NP}]]]$ 构拟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四点:

1. 数词和量词作为两个词,暗示了它们

分布于不同的投射之下。

2.量词和数词的语义不同,投射成不同的最大投射也顺理成章。根据 Muromatsu (1998)和 Cheng & Sybesma(1999),量词有个体化的作用,而数词有标明数目的作用。

3.在怒语(云南地区的一种少数民族语言)中,数词与量词并不相邻出现,二者中间隔着名词。例如:

(7)an ahn tahng nuhng m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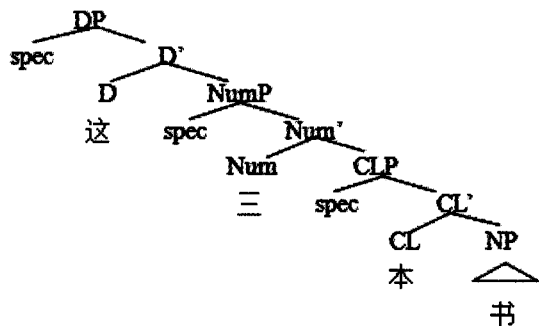
take CL chair one come

‘Bring a chair’ (Saul&Wilson, 1964; Simpson, 2005:3, ex(7))

4.在汉语里,量词前可以插入某些形容词,比如“一小本书”“六大件行李”等。

Simpson 认为,以上四点,都支持将量词和数词分析为不同的投射,形成 $[_{DP}[_{NumP}[_{CLP}[_{NP}]]]]$ 结构。较之 Tang(1990)、Li(1997),Simpson 对该结构的建立有更充足的理据性。该结构图为:

(8)这三本书



上述学者不仅用该结构解释指数量名短语的语义问题,还将之用于分析其他的名词短语,包括不定指名词语和定指光杆名词等。

关于不定指名词语, Li(1997)认为不定指义来源于 N 位置,所以,不定指光杆名词只能是 NP,而非 DP。而到 Li(1999)中,她借鉴了 Longobardi(1994)的分析,认为所有名词性论元都是 DP;相应的,不定指短语拥有一个空 D,该空 D 需要受到管辖(govern),这解释了为何汉语不定指名词语不

出现在主语位置,因为该位置缺乏管辖者(governor)。这是将“DP 论元说”运用到汉语分析中的例子。

关于定指光杆名词, Li(1997)认为该名词直接合并并在 D 位置上; Simpson(2005)则认为,光杆名词并非直接合并并在 D 位置上,而是通过中心语移位(head movement),沿着 N-CL-Num-D 的路径逐层上移,最终移动到 D 位置上的。同理,粤方言、越南语中的定指量名短语,是量词中心语移位(路径:CL-Num-D)的结果。Simpson 指出,由于受到“中心语移位限制”(Head Movement Constraint, HMC)的制约,名词移位只能逐级上移,而不能跨越中心语移位。所以,只有当名词前无指示代词、数词、量词等成分时,名词才能通过中心语移位至 D 位置,才能有定指解读;反之,一旦名词前出现数量成分,中心语移位就无法进行,名词就不能取得定指解读。

由于 $[_{DP}[_{NumP}[_{CLP}[_{NP}]]]]$ 将汉语名词短语研究纳入到 DP 假说之下,且在结构构拟上重视理据性,在结构应用上具有广泛性,所以受到汉语形式语法学界的欢迎。

(四)  $[_{CLP}[_{NP}]]$  (Cheng & Sybesma, 1999, 2005)

$[_{CLP}[_{NP}]]$ 虽然在结构上没有 DP 层,但是实际上它也可以纳入 DP 假说的范围之内。Cheng & Sybesma(1999, 2005)在对比研究粤方言和普通话量词的基础上,提出汉语量词相当于英语、法语定指限定词的观点(Cheng & Sybesma, 1999: 522、2005: 14)。据此,他们将汉语名词短语结构构拟为 $[_{CLP}[_{NP}]]$ ,对应于英语的 $[_{DP}NP]$ 。

汉语量词相当于限定词的主要论据在于:

1.量词与限定词都有类型转化算子的功能,即能把陈述性的汉语名词转化为指称性的。正因此,粤方言量名结构可以充当论元,

而光杆名词不能:

(9) 哟车阻住个出口。那些车堵住了出口。  
(Cheng & Sybesma, 1999: 510, ex(18a))

2. 量词与限定词都有定指功能, 都能充当名词短语与现实世界中对应物体之间的纽带, 这是量词与限定词的第二点相似性。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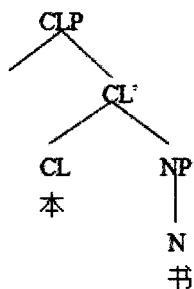
(10)a. 胡斐饮完 \* (碗) 汤喇。胡斐把那碗汤喝完了。

b. 只狗今日特别听话。这只狗今天很听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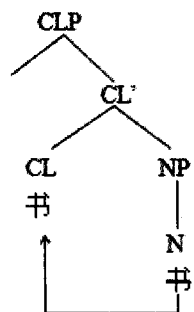
(Cheng & Sybesma, 1999: 510, 511, ex (3b)(4b))

基于以上相似性, Cheng & Sybesma (1999, 2005) 提出, 汉语量词相当于限定词。据此, 他们为粤语定指量名结构和普通话定指光杆名词构拟了  $[_{CLP}[_{NP}]]$  结构。其中, 普通话名词通过中心语移位 (N-to-CL) 移至 CL 位置上了, 图如 (11b)。从结构角度上讲, 普通话的定指光杆名词并非真的光杆, 这是他们文章题目 “not-so-bare” 的来源。

(11)a. 本书 (粤方言, 定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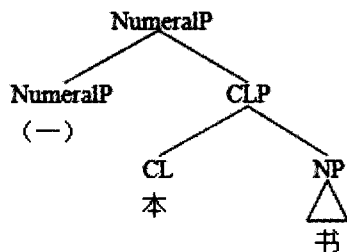
b. 书 (普通话, 定指)



为了解释不定指(数)量名短语, 他们在 CLP 层之上构拟了一个 NumeralP (NumP) 层 (Cheng & Sybesma, 1999: 528)。他们说, 粤方言只有在需要时才有此投射, 此时的量

名短语为不定指解读, 否则, 量名短语作定指解读; 而普通话的 NumP 却是一个必要的投射, 所以普通话的量名结构只能有不定指解读。

(12) 我买了 (一) 本书。



由于定指义由量词承担, 所以 Cheng & Sybesma 认为指示代词的作用在于 “指示位置远近” (Cheng & Sybesma, 1999: 528)。这样, 他们就将普通话和粤方言中的名词短语进行了统一的分析和解释。

那么, 究竟哪一个结构更加适用于现代汉语名词短语呢, 我们在下一节中做详细分析。

### 三、汉语名词短语的基础结构评议

我们在前文中指出, 汉语的特点是, 没有典型冠词和数范畴, 有量词系统。此外, 构拟汉语名词短语时, 还要将下列相关情况考虑入内, 比如:

(13)a1. 光杆名词能直接充当论元。

a2. 光杆名词能取得类指、不定指、定指等语义解读。

b. 量词与名词之间具有语义选择限制。

c1. 不定指数量名短语能出现在句首, 但是比较受限。

c2. 数量名短语可以有定指解读, 但是比较受限。

c3. 一般数量名短语与定中结构在许多方面 (例如可否叠加修饰等) 表现出差异。

d1. 指数量名短语的语序为 “指—数—量—名”。

d2. 关系从句修饰语的插入位置只有三

个——[XP 指 XP 数量 XP 名] ⑥。

那么下面我们看看,上述四个汉语名词短语结构对汉语语言事实的解释力如何。

### (一)[NP]

我们认为,该结构对汉语名词短语的解释力主要表现在:1.由于名词短语投射为NP,解释了为何汉语普遍存在光杆名词论元;2.符合汉语“指数量名”的基本语序;3.正确预测带关系从句修饰语的情况,例如:

(14)a.这三本刚买的书

b.这刚买的三本书

c.刚买的这三本书

d.\*这三刚买的本书

但是,从实践上说,该结构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是无法从结构上反映量词与名词之间的语义选择限制。二是无法将一般的数量名短语和表修饰的数量名短语(即定中短语)从结构上区分开来。比较(15a)和(15b),虽然在语序上同样为“数—量—名”,但是前者表量,后者表修饰。这一语义差异,在结构上也必然有所反映。而一般认为,定中结构是中心语居后的,如果一般数量名短语在结构上也是中心语居后,则无法从结构上分化不同语义。

(15)a.他给我扯了三尺布。

b.他送了我一个三寸小人。

三是由于附加语和指示语的递归性<sup>⑦</sup>,该结构会生成不合法的多重数量结构,如(16)所示。

(16)\*[NP[CLP一双][CLP两只]鞋子]

此外,该结构在理论上也有一定的问题。比如,没有典型冠词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没有DP层,Longobardi(1994)就分析了没有典型冠词而存在DP层的语言——意大利语。其次,CLP究竟应该分析为词汇投射还是功能投射,是可以商榷的:从个体量词“个、头、张”等来看,其词汇义很弱,所以将CLP看作功能投射或者半功能投射,未为不可。

### (二)[DP[CLP[NP]]]

和[NP]结构一样,[DP[CLP[NP]]]能够生成正确语序的指数名结构;能够从结构上解释为何数词和量词中间不能有修饰成分,如(7)所示。

此外,对于[NP]可能存在的问题,[DP[CLP[NP]]]在很大程度上做了改进。比如,作者通过“中心语—补足语”选择关系解释了量词与名词之间的选择限制(selection restriction)问题。例如,“鱼”被“条”语义选择(semantics-select, s-select);“牛”被“头”语义选择。

再如,该结构能够将一般数量名短语和表修饰的数量名短语从结构上区分开来:“三尺布”为中心语居前结构;而“三寸小人”则为“中心语居后”结构。同时,在理论上,该结构将汉语统一于DP假设理论之下,有普遍语法研究价值。

但是,该结构同样在实践和理论上有不完善之处。在实践上,作者主要分析了该结构应用于指数名短语的研究,而对于如何分析光杆名词、数量名短语等,作者并未做出说明。所以,该结构是否对(13a—c)有很好的解释力,我们不得而知。

在理论上,该结构更是存在“硬伤”,这主要反映在对数量组合的处理上。根据X-bar理论,只有“词”才能合并为中心语位置,而“短语”只能合并于指示语、补足语、附加语位置,但是[DP[CLP[NP]]]将数词和量词同时合并于CL位置上,违反了这一原则。表现在:

1.绝大部分数词(例如,“二十一、两百”等等)本身就不仅仅是词,而是由系数词和为数词组合而成的短语;

2.从传统称呼“数量词组、数量短语”也可以看出,“数量”组合是一个短语;

3.从“数量”组合的系统性、非穷尽性、非周遍性上看,将之看作一个词更是大大不妥。

4. 即便把数词和量词看作单独的两个词而非一个短语, 该结构也违反了“中心语双重填充”限制(“Doubly Filled Head” constraint)<sup>⑧</sup>(Yang, 2001: 62)。

此外, Tang(1990)对 DP 层的设立没有经过一个严密的论证过程, 存在理据上的不足。

### (三) [DP [NumP [CLP [NP]]]]

作为最受欢迎的结构, [DP [NumP [CLP [NP]]]]与[DP [CLP [NP]]]一样, 能够生成正确语序的指数名结构, 能够通过“中心语—补足语”关系解释量词与名词之间的选择限制, 还能从结构上将“三尺布”与“三寸小人”区分开来; 同时, 该结构也在理论上将汉语统一于 DP 假设理论之下<sup>⑨</sup>, 有普遍语法研究价值。

较之前一个结构, 该结构还有以下优势: 一是在语言解释力上, 我们看到, Simpson 等学者将之用于指数名短语、数量名短语和光杆名词的语义解释之上; 二是该结构避免了把数词和量词合并在一个中心语位置上, 在理论上有所进步。

然而, 这个结构也并非完美。从语言解释力上看, 它同样存在不足。一是由于将数词和量词分析在不同的功能层中, 所以二者中间可以插入附加语, 这样一来, 该结构将构造出不合格的例子, 其结构如(17b)所示:

(17)a. \* 这三刚买的本书

b. [DP 这 [NumP 三 [XP 刚买的]] [CLP 本 [NP 书]]]

二是 Li(1999)认为不定指名词短语上有需要被管辖的空 D, 所以不定指名词短语不能出现在句首。但是这显然并不符合汉语的实际情况, 在一定条件下, 汉语不定指名词短语可以出现在句首, 如例(18a—b); 甚至还有一些不定指名词短语前一定不能添加所谓的管辖成分, 如例(18c)。

(18)a. 突然, 一阵雷声把我惊醒。

(范继淹, 1985: 275, ex(26))

b. 一个女青年笑得直不起腰来。

(范继淹, 1985: 279, ex(55c))

c. 一会儿, (\*有)一幅漂亮的山水画画好了: 远处有山, 近处有花……(范继淹, 1985: 281, ex(63))

从理论上讲, 该结构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 数词实际上往往都不是“词”, 而是由系数词、位数词等构成的“短语”。所以, 将数词分析在中心语位置, 并不合适。再如, 在设立 DP 层的必要性和中心语移位的动因上, 上述学者都没有做论证, 故缺乏理据。

### (四) [CLP [NP]]

Cheng & Sybesma 的研究具有与上述两个右分支结构相似的解释力, 例如: “指一数一量一名”的语序、名词前只有一个量词、量词与名词之间的选择限制, 等等。同时, 该结构是在粤方言的基础上, 结合普通话、吴方言的考察而提出的, 有跨方言研究价值。

但是, 与[DP [NumP [CLP [NP]]]]结构一样, 该结构也会生成如例(17a)一样的不合法例子。而较之语言解释力上的问题, 该结构在理论上问题更多, Simpson(2005)、Wu & Bodomo(2009)、Jiang(2012)、Li & Bisang(2012)等都有所论述。

1. 该结构的理论假设和研究结果出现了冲突。Donazzan(2010: 10)指出, Longobardi(1994)通过空 D 解释了为何意大利语的普通光杆名词不出现在主语位置上。Cheng & Sybesma 效法该假设, 也试图通过空语类来解释为何不定指的量名短语不能出现在主语位置上。这样一来, Cheng & Sybesma 就必须接受这样的理论冲突: 他们假设汉语的 CL 是相当于 D 的功能投射, 可是实际上量名结构能否出现在主语位置上, 却取决于 Num 位置是否为空。换言之, Num 位置(而非 CL 位置)和 D 位置一样, 有决定名词短语是否能出现在主语位置上的功能。这就和他们原本的假设冲突了。

2. 汉语量词并不具有限定词功能。Simpson(2005)指出,如果量词具有限定词的功能,我们应当得到这样的预测:要么(19)中的“本书”“三本书”都是定指的;要么(19b)中的“三本书”获得部分结构(partitive construction)解读,语义为“这些书中的三本”。而事实上,这两种预测都没有得到满足,所以量词不可能具有像限定词一样的功能。

(19) a. 本书好好读。这本书很好读。  
(粤方言)

b. 我想买三本书来读。

Wu & Bodomo(2009)也认为汉语量词并不具有限定词的功能,原因之一在于:指示代词“这/那”才是带来定指等限定功能的语类,而这一点,通过不定指义的“三本书”与定指义的“这三本书”的对比便可看出。况且,粤语量名结构的定指义完全可能是指示代词隐现造成的,而普通话的量名结构更是不可能定指义。

即便我们承认了粤方言量词有相当于限定词的功能(CLP有相当于DP的功能),Cheng & Sybesma对粤方言名词短语基础结构的构拟也不符合类型学研究的已有成果。在Cheng & Sybesma(1999)中,表不定指的NumP支配表定指的CLP;而在冠词语言中,表定指的DP总是高于表不定指的NumP<sup>⑨</sup>。

3. 在该结构中,数词和指示代词的地位及功能也有不合理之处。如果说,“数词的出现带来不定指解读,指示代词的作用仅在于指示位置远近”(Cheng & Sybesma, 1999: 528),那么,例(20)的“那三本书”就应该指称的是“位于远处的、不定指的三本书”,但这并不符合汉语事实。

(20) 给我那两本书。

#### 四、结 语

汉语名词短语结构从[<sub>NP</sub>]到[<sub>DP</sub> [<sub>CLP</sub>

[<sub>NP</sub>]]、[<sub>DP</sub> [<sub>NumP</sub> [<sub>CLP</sub> [<sub>NP</sub>]]]]、[<sub>CLP</sub> [<sub>NP</sub>]]等,学者们不断循着新的理论指导探讨摸索,试图解决前人结构没有解决的问题。而随着新的结构被提出,新的问题也不断冒出,指导这新结构的构拟。

我们在对各结构进行评价时,既强调其语言解释力,也重视其理论的完整性,而归根到底,还是前者更重要些。如何构拟出一个(或者几个)结构,在尽量减少理论漏洞的基础上,解释(13)的汉语语言事实,是我们下一步的工作。

#### 【注 释】

①一般的规则为:VP→NP VP,而非NP→NP VP。

②除了以上几种结构外,还有Hsieh(2008)提出的[<sub>KP</sub> [<sub>DP</sub> [<sub>NP</sub>]]],Zhang(2012)提出的[<sub>QuantP</sub> [<sub>UnitP</sub> [<sub>DelP</sub> [<sub>NP</sub>]]]]等。此外,X.-P. Li(2011)和Zhang(2012)都认为汉语名词性短语并非统一的结构。

③只有功能投射才能作为词汇曾的延伸层(如DP,IP等),位于句法树上层。

④文献中或称[<sub>DP</sub> [<sub>NumP</sub> [<sub>NP</sub>]]]结构/[<sub>DP</sub> [<sub>QP</sub> [<sub>NP</sub>]]]结构。

⑤一些学者直接在该框架下分析汉语名词短语,如X.-Y. Li(2011);一些学者则在将该框架稍作修改,如Hsieh(2008)、Liao & Wang(2011)。

⑥我们不关注关系从句的生成过程,只关心其结果:无论是名词移位还是算子移位,最后关系小句与所修饰的名词之间的关系都是附加关系。并且,我们假设,附加语可以附加在任何最大投射和中间投射之上。

⑦一般来说,附加语具有递归性。而是在Lin(1997)的结构(如例(5)所示)中,指示语也具有递归性。

⑧Yang只是在脚注提到该限制,并未给出相关参考文献。我们亦未见到其他与该限制有关的文章。关于“双重填充”,讨论比较多的“标句词双重填充滤器”(doubly filled Comp filter),即一个标句词短语中只能容纳一个wh词或者一个that,二者不可共现。例如:(i) I believe what (\* that) she is talking about.

⑨更确切地说,该派学者都持“DP论元说”观点。

⑩因此,有学者(Stroik(1994)和Lyons(1999: 33-36))提议,不定冠词位于Num位置上,而非D位置。

#### 【参考文献】

[1] 丁声树.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M]. 商务印书馆, 1961.



- [2] 范继淹. 无定 NP 主语句[J]. 中国语文, 1985(5).
- [3] 胡裕树. 现代汉语[M].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62.
- [4] 克里斯特尔. 现代语言学词典[M]. 沈家煊, 译. 商务印书馆, 2007.
- [5] 赵元任. 汉语口语语法[M]. 吕叔湘, 译. 商务出版社, 1979.
- [6] 朱德熙. 语法讲义[M]. 商务印书馆, 1962/1982.
- [7] Abney, Steve. 1987. The English noun phrase in its sentential aspect[D].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8] Cheng, Lisa L.-S., Rint Sybesma. 1999. Bare and not-so-bare nouns and the structure of NP[J]. *Linguistic Inquiry*, 30(4).
- [9] Cheng, Lisa L.-S., Rint Sybesma. 2005. Classifiers in four varieties of Chinese, in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syntax*[C]//G. Cinque and R. S. Kay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0] Chierchia, Gennaro. 1998. Reference to kinds across languages[J].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6.
- [11] Donazzan, Marta. 2010. Bare Nouns in classifier languages: the case of Mandarin Chinese[D]. Paper presented at UFSC, Paris, April, 2010. Fukui, Naoki. 1988. Deriv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nglish and Japanese. *English Linguistics*, 5: 249-270.
- [12] Greenberg, Joseph H. 1972. Numeral classifiers and substantival number: Problems in the genesis of a linguistic type[D]. *Working Papers on Language Universals* 9: 1-39. Reprinted in Greenberg et al. 1990.
- [13] Huang, C.-T. James. 1982. Logical relations in Chinese and the theory of grammar[D].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14] Huang, C.-T. James & Audrey Li & Yafei Li. 2009. *The syntax of Chines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5] Hsieh, Miao Ling. 2008.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noun phrases in Chinese. *Books Serie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No.2. Taipei: Crane Publishers.
- [16] Jiang, Li, Julie. 2012. *Nominal Arguments and Language Variation*[D]. Harvard University.
- [17] Li, Xuping. 2011. On the semantics of classifiers in Chinese[D]. Bar-Ilan University.
- [18] Li, Xuping & Walter Bisang. 2012. Classifiers in Sinitic languages: from individuation to definiteness-marking[J]. *Lingua*, 22: 335-355.
- [19] Li, Yen-hui Audrey. 1997. *Structure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Nominal Expressions*[M]. M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LA, California.
- [20] Li, Yen-hui, Audrey. 1999. Plurality in a classifier language[J].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8(1).
- [21] Liao & Wang, 2011. Multiple-classifier constructions and nominal expressions in Chinese[J].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 10.
- [22] Lin, Jo-Wang. 1997. Noun phrase structure in Mandarin Chinese: DP or NP?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Vol. 3: Morphology and Lexicon, ed. by Feng-Fu Tsao & H. Samuel Wang.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 [23] Longobardi, Giuseppe. 1994. Reference and proper names: A theory of N-movement in syntax and logical form[J]. *Linguistic Inquiry*, 25: 609-665.
- [24] Lyons, Christopher. 1999. *Definiteness*[M]. Oxfor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5] Muromatsu, Keiko. 1998. On the syntax of classifiers[M]. University of Maryland.
- [26] Simpson, Andrew. 2005. Classifiers and DP structure in Southeast Asia[C]//*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syntax*, Guglielmo Cinque and Richard S. Kayne (ed.), 806-83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7] Stroik, T.-S. 1994. Saturation, predication, and the DP hypothesis. *Symposium on Predication hosted by the Belgium Linguistics Society (12/1991)*, vol. 24: 39-61.
- [28] Tang, C.-C. Jane. 1990. Chinese phrase structure and the extended X'-theory[D]. Cornell University.
- [29] Wu, Yicheng, Adams Bodomo. 2009. Classifiers  $\neq$  determiners[J]. *Linguistic Inquiry*, 40: 487-503.
- [30] Yang, Rong. 2001. Common nouns, classifiers, and quantification in Chines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 [31] Zhang, Niina Ning. 2012. *Nominal classifier structures in Mandarin Chinese*[M]. Ms. Taipei: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es on the Structures of Noun Phrases in Modern Chinese

Zheng Weina

(Wuyi University, Jiangmen, Guangdong, 529020)

**Abstract:** Noun phrases have undergone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NP analysis to DP analysis in the circles of generative grammar. And because of a variety of different properties between Chinese and Indo-European languages, the analysis of Chinese noun phrases is bound to vary from the latter. From the beginning of 1980s, the structure of noun phrases has experienced a process from simple to complex (i.e., from [NP ] to [DP [NumP [CLP [NP ]]]]), and from single structure to multiple structures. During this process, on the one hand, the scholars are more emphasis on how to explain the behaviors of noun phrases from the structure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are more focused on the motivation of the constructing. As the new structures come up, some new problems are also brought out, which guide us to perfect the structures in turn.

**Key words:** noun phrase; structure; NP; DP

